

中国曲艺志

甘肃卷·平凉地区分卷

泾川县卷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区分卷

泾川县卷

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编辑部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区分  
卷·泾川县卷》编辑委员会

名 誉 主 任	王本元
编 委 会 主 任	郝兰芳
编委会副主任	姜士彦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本元 王兴发
	刘伯夫 吕福元
	姜士彦 姜子英
	郝兰芳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  
区分卷·泾川县卷》编辑部

主	编	姜士彦	
常务副主编		王兴发	(本志书主笔)
编	辑	曹晓兰	刘伯夫
		何子恺	王志文

編纂曲志

弘揚民族魂

繼

承祖宗業

激勵後人

為涇川曲志而題

張新民  
一九三九年七月

中共平涼地委副書記 張新民

民  
精  
國  
粹  
之  
石

張  
秉  
科

一九九三年六月

涇川縣縣長 張秉科



1991年6月5日省卷主编徐枫(中)在泾川县同文化局副局长曹晓兰  
及县卷副主编王兴发探讨工作



1991年6月11日中国曲艺志平凉地区分卷主编徐志贤(左二)等在  
泾川同县卷编辑人员交谈



1992年3月14日中国曲艺志省卷主编徐枫(中)在泾川同当地群众交谈



1992年3月14日中国曲艺志平凉地区分卷副主编麻泥浪(中)在泾川观看群众曲艺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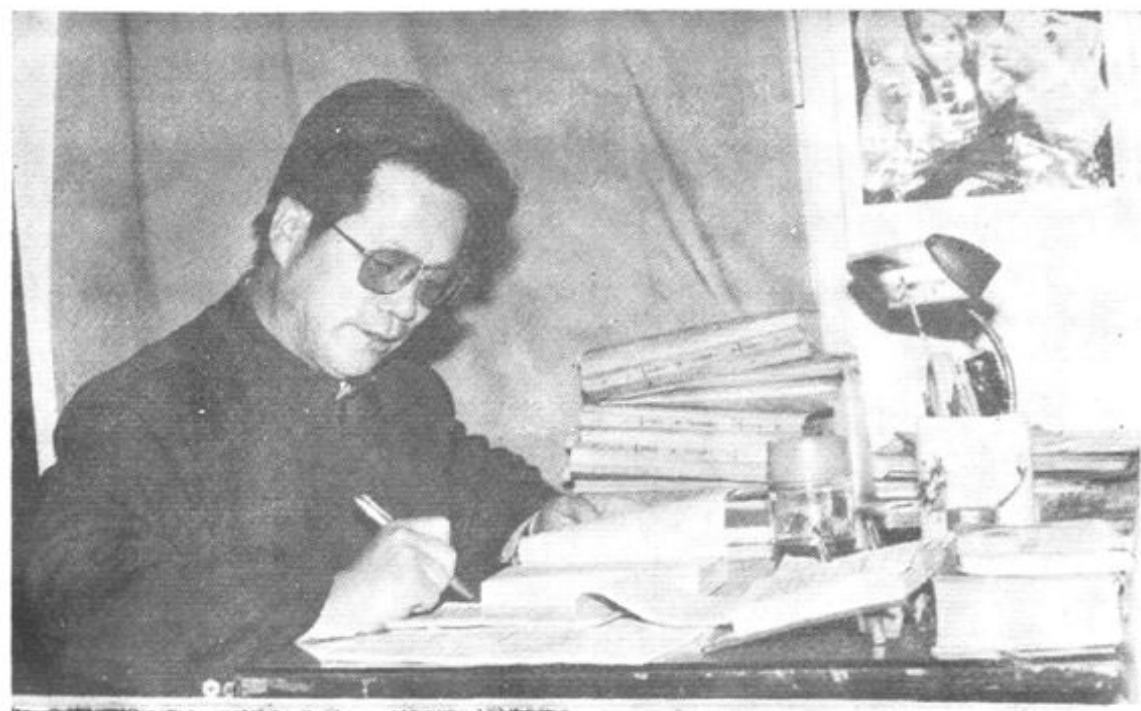
1992年3月16日，中国曲艺志省、地、县三个编辑部的负责人在泾川通过县卷本复审



县卷编辑王兴发采访民间说书艺人胡兰生



《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主编姜士彦



《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常务副主编王兴发

# 攀登者的事业永远年轻

(代序)

《中国曲艺志·甘肃卷》主编

徐 枫

要办成一件事很不容易，要办成一件文化上的事就更不容易。所有的文化志士们犹如攀登山峰的勇士，不畏艰辛，默默地付出着，一步一步地挪着脚步，踏踏实实地征服着伸向顶峰的每一寸路程。作为甘肃省第一部曲艺专业地方志书的《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区分卷·泾川县卷》，经过五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出书了。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此时此刻，我很激动，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想我还是说一句：谢谢你们，我尊敬的同事和朋友们！

《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的诞生，结束了泾川丰富的民间曲艺没有自己志书的历史，填补了千百年来留下的一块空白，泾川县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的劳动，为泾川县民间曲艺的先辈们树了碑立了传，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栽下了一棵文化巨树，真可谓“劳而有功，功德无量”啊！人民创造了曲艺，它是人民的财富。但是，只

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得到为曲艺修志的机会。通过修纂《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泾川的先民们创造的价值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泾川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泾川县的党政领导是有眼光的组织者。泾川的修志人员是值得受尊敬的攀登者。他们在艰难的工作中，在许多不理解中求得了人们的理解。在巨大的牺牲中又再生了。他们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这个事业永远年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中国曲艺志·泾川县卷》将是永存的，她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新生儿，她的体内注入了平凉地区文化处，泾川县委、县政府，县文化局和县卷编辑部的同志以及所有参予和支持这项工作的朋友们的心血。我谨代表省卷编辑部向大家表示钦佩之意，请允许说：辛苦了，泾川的同志们。

1992年7月6日凌晨於兰州

# 前 言

姜 士 彦

泾川县是甘肃省的东大门，古长安之屏障，又为“丝绸之路”的通衢，文化积淀深厚，曲艺历史源远流长。在这块不足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仰韶、齐家文化、新石器文化遗址多达数十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泾川发现了甘肃省至今唯一发现的人类化石，它比北京山顶洞人化石还要早。这给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泾渭文化”渊源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泾川出土的文物和带有曲艺因素的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从齐家文化遗址中挖掘出的古乐器陶埙和西秦时期的编钟，到收集有不少出自泾川一带民间歌谣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有带有鲜明曲艺色彩的开凿于北魏时期的王母宫石窟和南石窟中《宫中游戏》等浮雕中的乐伎歌舞，都充分说明了生活在泾川大地上的先民，为形成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做出过卓越贡献。

泾川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县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少潜心致学，辅弼朝政的历史人物。北魏的邓彦海、隋代的梁彦光和牛宏均为泾川人，他们曾为当时朝庭“审制度、稽故事、参定朝仪、律令、音乐、文书”等，并对我国六世纪的音乐进行过系统整理，还编纂音乐志，为朝庭制定雅乐。北宋末年安定郡（今泾川）王赵德麟始创的鼓子词，对元、明、清以后的曲艺和戏曲形成发展影响极大。

赵德麟的鼓子词，实为现在泾川小曲之滥觞。明、清两代是泾川小曲鼎盛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叶，曾长期随社火以地摊形式演出的泾川曲艺，以它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登堂入室，占据了舞台。清末民初，秦腔虽然以其强大的优势主宰了舞台，但深深根植于民间的泾川小曲却仍然以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同之以风搅雪的形式演出，此习沿至今日。

在历史长河中，种类繁多的泾川民间传统曲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色彩，在祖国璀璨丰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占有一隅之地。在流传下来的一百多处传统保留曲目中，相当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是生长在泾川大地上世世代代民间艺人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泾川人民的骄傲。可惜这一流传千余年的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却很少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特别是宋、元、明、清这关系到曲艺形成和发展的

重要历史阶段，几乎片文只语都难以寻觅。

涇川民间传统曲艺很少有文字脚本，大都是历代艺人口口相授而流传至今的。这些仅存的民间老艺人年届高龄，人数越来越少，失去一位老艺人，就意味着一个地方文化小宝库永远消失。因此，抢救、搜集工作迫在眉尖，刻不容缓。如果这笔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泯灭失传，那我们就会成为上愧对列祖列宗，下有负子孙后代的“千古罪人”。

遗憾的是，过去因种种原因，未曾对这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搜集、记录和整理，致使有许多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资料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和重视下，广泛开展了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文化大革命”中却又遭到严重摧残，许多优秀民间艺人遭受迫害，有的甚至被致死，大量资料散失，有些已无法挽回与弥补，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痛心。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了民间文化艺术的新局面，在汇集和总结各民族曲艺艺术，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的同时，我们发动和组织全县广大业余作者，创作出了为数不少的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现代曲目。这些作品由于直接反映了火热的现实生活而为群众喜闻乐见，有不少曲目还参加了全省曲艺调演，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这一切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客观地记载于一方之志中。

我国纂修地方志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旧方志的遗产相当浩瀚。自宋元以来所修的志书，保存至今的不下八千余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但在数以千计的志书中，却寻觅不到一本有关曲艺的专业志书。因此，曲艺志地方卷的撰写，是一项开创性的科研工作，无前例可循，而一般志书编纂经验又不完全适用于曲艺志书。这次我们纂修地方曲艺志，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填补我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艺术科研空白。我们做为第一代修志人员，完全有责任把它客观忠实地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这部志书，我们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泾川曲艺艺术的渊源、形成、沿革、革新、发展和现状，力求做到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它的出版，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对我县今后曲艺的改革和繁荣也必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这部志书全部条目所采用的资料，都是在广泛普查的基础上，广征博采，经反复讨论取舍，核实无误，才设条入编的。

为完成这部志稿，我们的编纂人员在艰苦探索中经历了五个春秋，六易其稿。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



业心，发扬艰苦奋斗，实干奉献精神，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特别要提出的是，本志稿的完成，是与《中国曲艺志·甘肃卷》编辑部和《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平凉地区分卷》编辑部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尤其是省卷编辑部主编徐枫同志，千里迢迢数次亲临我县，从业务上给以热情指导，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使人敬佩之极。同时向支持这部志稿的其他领导和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因我们水平有限，加之经验不足，这部志稿，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同仁不吝赐教。

1992年6月